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追逐

死亡死亡死亡

【俄】玛丽尼娜 © 著

群众出版社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追逐死亡

【俄】玛丽尼娜 ◎ 著

田 郁 ◎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逐死亡/(俄)玛丽尼娜著;田郁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ISBN 7-5014-2032-7

I. ①追… II. ①玛… ②田…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22382 号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追逐死亡

(俄)玛丽尼娜著 田郁译

责任编辑 / 冯京瑶

封面设计 / 颜 雷

技术设计 / 祝燕君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公大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18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4000 册

ISBN 7-5014-2032-7/I·839 定价: 14.50 元

内 容 简 介

某研究所用于研制军用仪器的天线能够对人体产生负面效应，使大脑失去平衡，导致精神失常和犯罪心理。从此种天线研制成功的那天起，这个研究所周围的犯罪率便开始升高。打架、斗殴、流氓、凶杀不断发生。但天线的这种负面效应并没有被曝光，因为仪器的研制者准备将仪器卖给高加索人。

一桩电话勒索案使警方怀疑到了这个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但这个人被找到时，已经死在了家里。凶犯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参与仪器研制的一个女同性恋者……

第 一 章

奥莉加·克拉斯尼科娃气冲冲地挂上了电话。

“又是那个人？”丈夫脸色阴沉地问道。

奥莉加默默地点了点头。已经两个星期了，那个人不断地打电话来骚扰、威胁他们：假如克拉斯尼科夫夫妇不付给他一万美金的话，他就要告诉他们的儿子季马是被领养的。

“够啦，奥莉娅^①，该和季马谈谈啦，总不能没完没了地瞒下去啊。”

“你说什么？”奥莉娅两手一摊，“我们怎么对他说呢？不，绝对不行！”

“你怎么不明白，”巴维尔·克拉斯尼科夫勃然大怒，“我们不应该受人讹诈。我们到哪儿去弄这笔钱？假如他以后还要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呢？不错，我们可以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变卖，我们也可以节衣缩食，可我们该如何向儿子解释这一切呢？到那时还是得跟他说清楚。”

① 奥莉加的爱称。——译者注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奥莉加跌坐在椅子上，哭了起来。

“可……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这样的年龄……他的性格正在起变化。那条牛仔裤的事……如果把一切都告诉他，他会有什么反应呢？巴沙^①，我害怕。也许，可以先不告诉他？”

“不行，”巴维尔口气生硬地说道，“得马上告诉他。”

他撇下哭泣的妻子，果断地走出了厨房。

15岁的季马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做功课。他个子高高的，脖子细长，脚上的皮鞋已有42码了。他那不太匀称的体形真像一只鸵鸟。季马本是一个文静的孩子，不可能做什么坏事，可是不知怎么，突然冒出了这么个愚蠢的、无法解释的偷窃牛仔裤事件。季马被当场捉住，售货员马上叫来了警察。

小伙子立即被送进了拘留所。这下，奥莉加和巴维尔可有的忙了，借钱、与律师签约，即使不能使孩子免于刑事处罚，至少也得让他早日离开拘留所。做父母的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文静、听话的孩子怎么会突然干出这种事情？就连季姆卡^②自己也说不清楚。当然，这是四个月之前的事了，从那时起，季马·克拉斯尼科夫就变得越来越文静、听话了，好像连学习也有了进步。看来，他自己也不清楚当时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

巴维尔果断地走进儿子的房间，坐到了沙发上。

“德米特里^③，我要和你谈一件很严肃的事。”

季马放下练习本，不安地望了父亲一眼。

① 巴维尔的爱称。——译者注

② 季马的昵称。——译者注

③ 季马的大名。——译者注

“你大概还不知道，我和你妈遇上了麻烦。”克拉斯尼科夫开门见山地说。

“这……是因为那条牛仔裤？”季马怯生生地问。

“不，孩子。两个星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人打电话，要讹诈我们一大笔钱。”

“为什么?!”季姆卡惊叫了一声，“你们做了什么，犯罪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父母，德米特里?”巴维尔神色严峻地说道，“你根本就不该有这样的想法。是这样，你外公米哈依尔有一个哥哥叫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他比你外公大好几岁，在你还没出世的时候就死了。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你们对我说起过。我在相册里见过他的照片。”

“鲍里斯舅舅，不，应该说鲍里斯舅公，他有一个女儿叫薇拉，你知道吗?”

“我知道，听妈妈说过，她也早就去世了。”

“她是生孩子时死的，那个孩子叫季马。”

“和我同名?”季马惊奇地问道。

“不是和你同名，那孩子就是你。”

季马皱起眉头，目光落在了搁在眼前的物理书上。

“我不明白。”他终于挤出这几个字，并没有抬头看父亲。

“你的生母死了，孩子，”巴维尔缓缓地说道，“我们领养了你。现在该把这件事告诉你了。”

季马沉默了许久，他在琢磨着所听到的一切，并极力不把目光投向巴维尔。沉默变成了压抑。可做父亲的又想不出办法来打破这种压抑，从而使孩子免受更大的伤害。

“那我的父亲呢？”季马开了口，“他是谁？”

“问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孩子，”巴维尔亲切地说，“你生母没嫁过人，因此你父亲完全可能不知道你的存在。你的父母是我们，克拉斯尼科夫夫妇。你一出世，我们就抚养你，你姓我们的姓，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将近16年，这时间可不算短吧。你已经长大了，可以开诚布公地和你谈谈了。”

“这么说，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季马以倔强的口气问道。

“胡说！”巴维尔斩钉截铁地说，“第一，薇拉是你妈妈的表姐，所以我们之间有血缘关系；第二，什么是亲人？亲人就是你所爱的亲近你的人。你是我和你妈妈所爱、所亲近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你就是我们的亲儿子。任何时候都不要有其他想法。”

“好的，爸爸。”孩子喃喃地回答。

巴维尔站了起来。他心地善良，但是表面有点冷漠。此时他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

“你也许要一个人呆一会儿，想想我刚才说的话？”他的口气不太自信，“我现在去看看你妈妈，她也很难过。”

奥莉加站在厨房里，眼睛已经哭肿了，正用痉挛的双手抓着毛巾擦拭着早已洗干净的餐具。

“怎么样？”她向丈夫跑了过来，“说了？”

“说了。”

“他怎么样？”

“很难说。他在思考。”

“没有哭吗？”奥莉加不安地问道。

“好像没哭。”

“啊，上帝啊！”奥莉加呻吟道，“为什么非要我们经受如此的考验？我们犯了什么罪过？但愿他现在不要逃避，不要这样离开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是有罪过的。”

“你干吗这样说，”巴维尔气冲冲地说道，“为什么他会认为我们是有错的？错在哪儿？”

“难道我就知道为什么吗？”她伤心地挥了一下手，“难道我就能知道他此时此刻在想什么吗？”

她开始收拾桌子，准备吃晚饭，从冰箱里端出一只盛有煎肉的锅，切好了面包。过了片刻，她才胆怯地说：

“该叫季姆卡吃晚饭啦。我很害怕。”

“你怕什么？”

“不知道，我怕见到他。要不，你去叫他？”

巴维尔耸了耸肩，提高嗓门喊了一声：

“儿子，洗洗手，吃饭了！”

可他的嗓音突然变了调，听起来有些嘶哑和不自然。他也没料到自己会如此紧张。于是，不好意思地朝妻子笑了笑。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季姆卡一下子钻进了浴室。接着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

“别这样神经质，”巴维尔低声对妻子耳语道，“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咱们做得对，如果我们现在瞒着不说，将来会更糟。相信我。”

孩子终于出现在父母面前了，从他那颤抖的嘴唇可以看出，他也很紧张。他默默坐到桌旁，开始吃饭。奥莉加和巴维尔什么也吃不下去。终于，奥莉加忍不住了。

“儿子，你很伤心吗？”

季马抬起头来，小心地望了母亲一眼。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我不知道，大概并不很伤心。电影里常有孩子听到这种事就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的情况。我大概也应该哭，是吗？”

“看你说的，孩子，哭是不必要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对吗？你还是我们的儿子，而我们还是你的父母。电影里讲的那些不过是为了烘托紧张气氛。”

巴维尔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早就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他没有看错自己的季姆卡，也没有看错自己的奥列奇卡^①。

“现在，管它什么电话呢！”他精神抖擞地说，“现在我们谁都不怕了。不是吗？”

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两天之后，敲诈者又来了电话，而且不相信奥莉加的任何解释。

“竟有这样的傻瓜，”在电话里，他放肆地大笑着，“鬼才会相信您的话。让您的儿子自己来接电话，说他知道事实真相，我才相信。”

“他不在家。”奥莉加慌了手脚。事情会这样急转直下是她始料不及的，更何况季姆卡当时确实不在家。

“你当然会说不在家喽，还能怎么回答呢！”敲诈者气乎乎地说道，“这样吧，大姐，准备好钱，谈判已经结束了。后天我还在这个时间打电话，一切都要准备妥当。明白吗？”

巴维尔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妻子同敲诈者谈判，突然大发雷霆。

“到此结束！够了！应该教训教训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我马上去警察局告发他。他把我们折腾得够惨的了！”

^① 奥莉加的爱称。——译者注

“你说什么呢，巴申卡^①！”妻子想阻止他，“让他来电话吧，我们不怕他。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自动停止骚扰的。”

“会停止？假如他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呢？既然他不相信我们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季马，就很可能在街上逮住他，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你觉得，季姆卡会平静地接受这件事吗？他是会去打那个流氓的嘴巴，还是会吓得休克呢？我不想让这个杂种在某一条僻静的小巷里遇见我的儿子。”

他起身来到过道，迅速穿好衣服。奥莉加想去追他，但顿时明白丈夫做得对，毫无疑问是对的。

二

迈步走进市检察院侦查处处长办公室，检察官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奥利尚斯基的心里没有一丝忐忑。首先，对上级的脾气禀性他早就了如指掌；其次，他从不畏惧自己的上级，必要时，他甚至会用粗鲁无礼的行为来保护自己。在检察院，奥利尚斯基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有口皆碑的，但大家都不愿意和他交往，因为他的人缘不大好。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是个天生的美男子，但从外表上看，却像个叫花子。他的衣服总是皱皱巴巴的，脚上的皮鞋好像从来没擦过。戴一副旧式眼镜，折断的眼镜腿被他随便便地粘在了镜框上。最令人不解的是，他的妻子尼娜每天早上都精心地为他准备好衣服和皮鞋，把他打扮得十分体面地去上班。但在去检察院的路上，妻子的这些努力便化成了泡影。无论是尼娜、康斯坦丁本人，还是他的好朋友们都

^① 巴维尔的爱称。——译者注

无法理解这一奇怪现象。倒是他的两个读了很多科幻小说的女儿解释了这一现象。她们一致认为，她们的爸爸有“特异功能”。

现在，他站在了侦查处长的办公室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但这副样子只能欺骗那些没跟他这个出色的检察官打过交道的人。

“科斯佳^①，我想让你把这个变成一块糖。”

说着，处长将一个夹了几页纸的薄薄的公文夹递给了奥利尚斯基。

“这是什么？”奥利尚斯基边问边接过了案卷。

“这是一宗电话骚扰勒索案。有人以泄露领养儿子的秘密来要挟克拉斯尼科夫夫妇，向他们勒索钱财。”

“没听明白。”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小心翼翼地将案卷放在桌上，就像它会立即爆炸似的。

“电话骚扰不该我们管，应该去找警察局。您想让我干什么？”

“我想让你调查这个案子。”

奥利尚斯基打开卷宗，飞快地扫了一遍里面的内容。

“但这里没提到底有没有泄密，只有对电话骚扰的控告。”

“要对勒索人提出起诉。”处长说，“你是检察官，知道该怎么做。”

奥利尚斯基疑惑不解地看了处长一眼。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您有何打算？这个‘电话案’

① 康斯坦丁的爱称。——译者注

是怎么到您手里的？”

“我还没有任何打算，科斯佳。市检察长对各区案子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偶然从区内务局的文件中看见了这个案子。是公民克拉斯尼科夫请求防止骚扰的声明。有人给他家打电话，并以泄露领养儿子的秘密相要挟，从而诈取钱财。于是，检察长给下属们布置了任务，以查出勒索者是从哪儿知道的这个秘密，以及是谁将秘密泄露给他的？这就是全部经过。”

“我不信，”检察官摇了摇头，“这件案子究竟是怎么落到您手里的？克拉斯尼科夫夫妇是谁？咱们检察长的熟人？为什么不把案子交给区检察院调查？”

“为什么，为什么？”侦查处长嘟哝着埋怨道，“因为检察长想通过一件典型的案例，使得年轻的检察官们从中学到东西。早在五年前就有人建议我们办一起这类案子了。现在，案子就摆在面前等着我们去处理。最近，这类侵权的案子与日俱增。它们当然不是刑事案件，而是民事纠纷，但检察院到底还是得插手。说不定明天，这类案子就会像破口袋里漏出的米，纷沓而至。因此，请你先为大伙儿做出个好榜样。”

“您从哪儿来的预感？”

“从我们的分析专家那儿，还能从哪儿呢？”

“这么说您是相信他们的喽？”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轻蔑地哼了一声。

“嗯……起码这次我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手里的钱越多，就越容易干这样的勾当。我们应该做好充分准备，调查这起泄密案，将来无论是律师还是法庭都不可能责难我们办案不严密。当年，克格勃在处理国家机密泄露案时，就能

出色地将千丝万缕的线索联系在一起。我们虽没有这种水平，但也不会做得很差。因此，我把克拉斯尼科夫的案子交给你。你是我最出色的手下，我相信你，科斯佳。我相信你的办案能力，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

“承蒙夸奖，鄙人不胜荣幸。”奥利尚斯基狡黠地一笑，诙谐地鞠了个躬，“棘手的案子都交给我科斯佳去办，鲜花荣誉全归您处长大人。”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又挖苦地问了一句：“为什么您总是事事顺心？”

处长不快地皱了皱眉，刚要开口，科斯佳就接上了话茬。

“好吧，案子我会接，您的委托我自然会完成，但请不要奉承我。您是我的上级，这就够了。”

“瞧你这脾气，康斯坦丁。”处长无奈地叹了口气。

“谁让您手下没别人了，就凑合着用我吧。”

三

列昂尼德·雷科夫，今年28岁。他脑袋上的头发分布得极不均匀，一半是寸草不生，另一半却相当浓密。他腆着肥大的啤酒肚坐在奥利尚斯基面前，不停地眨着眼睛。看得出，他心里忐忑不安。几小时以前，他被抓住的时候，正在给奥莉加·克拉斯尼科娃打电话，并想说服对方为那个已经失去了价值的秘密而支付一万美元。现在，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正在审问雷科夫，从谁那儿知道的这个秘密。

“全都是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加拉克季奥诺夫告诉我的。”雷科夫低下头说道。

“为什么？他告诉您这些出于什么目的？是要和您平分

这笔钱吗？”

“当然不是，”雷科夫不悦地拉长了声调，“加拉克季奥诺夫不住在这个区。我欠别人的钱，他就给我出了这个主意。我觉得，他人可不坏。”

“那他是怎么知道领养的事的呢？”

“我怎么知道？”雷科夫耸耸肩，反问道。

“您没问过他吗？”

“没有，这关我屁事？打了第一次电话以后，他们的反应告诉我，加拉克季奥诺夫没有骗我。”

“您就没猜过，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消息的？好好想想，雷科夫，也许从他的言谈话语中能猜出个一二。没准儿是他的亲戚或是熟人？”

“有什么好想的！告诉您，我不知道。我到他家去，问他能否借我点儿钱用三个月，我付利息。他说他可不是慈善基金会，如果我需要钱用，就打这个电话，向这对夫妇和被他们领养的男孩要。然后，他就给了我地址和电话。”

“好吧，那就告诉我您知道的所有加拉克季奥诺夫的情况。你们之间的事我会调查的。”

“这些材料你们还没有啊？”雷科夫毫不掩饰自己的吃惊。

“我们有什么？”奥利尚斯基追问道。

雷科夫沉默了片刻，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迷惑不解地看着检察官。

“情……情况……”他断断续续地讲。

“什么情况？”

“关于加拉克季奥诺夫，他已经死了，确切地说，他被人谋杀了。”

“什么?!”

奥利尚斯基摘下眼镜，目光直逼可怜的雷科夫。前者由于高度近视而戴着厚厚的镜片，在旁人看来，他的眼睛显得呆滞无光。而实际上，他却有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如果他对什么感到不满，恰恰此时也没有忘记摘掉眼镜的话，那么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就会让人不寒而栗。

“请再重复一遍，您的话我不大明白。”他冷冰冰地说道，“请尽量别结巴。”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加拉克季奥诺夫大约死于三周前。我已经被询问过了，您还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检察官有些恼火，“我又不是您肚子里的蛔虫。看来，您有必要先蹲几天监狱，再好好想想，加拉克季奥诺夫到底跟您说了些什么?”

他按铃叫来看守，自己又坐了一会儿，就收拾好桌上的卷宗，离开了审讯室。

第二天一大早，一份材料就摆在了他面前。是关于发现公民加拉克季奥诺夫·亚·弗的尸体并提起刑事诉讼的事。在他妻子报案说他失踪的四天后，加拉克季奥诺夫的尸体在他情妇的家里被找到。当时，他至少已死了一星期，死于氰化物中毒。而这段日子他的情妇希托娃·娜杰日达·安德烈耶夫娜正因宫外孕做手术住院。

亚历山大·加拉克季奥诺夫的情况对于案件的调查十分不利。因为他认识的人实在太多，而且遍布各种行业。如果逐一调查起来足以让一个刚出道的检察官一直干到退休。加拉克季奥诺夫是一家商业银行的信贷部主任，找他贷款的人很多。他对女人特别感兴趣，生活作风不大正派。他常会因为碰见情妇们的丈夫或男友而难堪。此外，他最大的爱好就

是打牌。掌握的情况虽然不少，但却显得有些杂乱无章。

奥利尚斯基飞快的浏览了一遍被调查过的加拉克季奥诺夫亲朋好友的名单。里面有列昂尼德·雷科夫的名字。看来，他没有撒谎。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明白，案子十分棘手。既然雷科夫早就知道了加拉克季奥诺夫的死讯，他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说出事情的原委。如果他没有撒谎——关于季马·克拉斯尼科夫的事他确实是从加拉克季奥诺夫那儿知道的，那么就只好重新询问所有已经被调查过的人，以便找到破案的线索。但在重新进行繁琐的取证之前，必须再与备受折磨的克拉斯尼科夫夫妇谈谈。因为没有任何人能比他们更清楚，谁会知道领养孩子的事。

四

他蹒跚在刺骨的冷水喷头下面，感到血液在全身涌动。当每一处皮肤都被搓得通红以后，他用毛巾擦干了身子，开始刮胡子。冷水浴后，他觉得浑身开始发热。早餐时，他的胃口特别好，吃了一只煎蛋、两条小灌肠、几片干酪面包，还喝了一杯咖啡。

“你不会迟到吧？”妻子一边看看表，一边戴上了银耳环，“已经8点10分了。”

“我今天先在家写完一篇文章再去上班。”

“你真幸福！”妻子叹了口气，有些妒忌地说，“我要是也能在家上班该多好啊！为什么只有男人们能找到这样的工作？不说了，我得走了。有空的话，去干洗店把衣服取回来，收据在冰箱上。”

“我一定去取。”他说，“白天我遛阿尔马兹的时候，顺